

荣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 - 总督儿童文学奖

JANET LUNN

空心树

THE HOLLOW TREE

[加拿大] 珍妮特·伦 著

84

重庆出版社

🍁 荣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 - 总督儿童文学奖

JANET LUNN

空心树

THE HOLLOW TREE

[加拿大] 珍妮特·伦 著
傅洁莹 译

I 711.84

L951

重庆出版社

THE HOLLOW TREE by Janet Lunn

Copyright©1997 by Janet Lun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Canada,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oronto, Canad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版权©2001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心树/(加)伦(Lunn, J.)著;傅洁莹译,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6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主编 赵伐 李书敏

书名原文: The Hollow Tree

ISBN 7-5366-5309-3

I. 空... II. ①伦... ②傅...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1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9151 号

▲空 心 树

[加拿大] 珍妮特·伦 著 傅洁莹 译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03 千 插页 2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5309-3 / I · 1033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一百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宏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一百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史》1994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像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然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猎奇心，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

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梦幻与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国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主编 赵 伐 李书敏



主要人物表

菲比·奥考特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送信跋涉千里的美国少女
杰姆·莫里塞	菲比送信途中遇到的男孩，后与菲比结婚
乔纳森·奥考特	菲比的父亲
乔赛亚姨父	菲比的姨父
雷切尔姨妈	菲比的姨妈
安妮	菲比的表姐
吉迪恩	菲比的表兄，后被抗英派绞死
彼德·索克	菲比父亲的印第安学生
伊莱休·皮肯斯	奥兰德村“公共安全委员会”成员
约瑟夫·赫顿	难民
伯莎·安德森	难民
泰比·塞耶	难民儿童，长途逃难中死于麻疹
雅弗·奥兰姆	被难民抓住的抗英派士兵，后被菲比释放
伯莎·安德森	难民

查丽蒂·亚德雷	难民
艾比盖尔·科利弗	难民
贾斯特斯·舍伍德	驻守在纽约州泰孔德罗加堡的军官
沃森·鲍威尔	驻守在纽约州泰孔德罗加堡的陆军准将



目 录

第一章	在河畔·····	(1)
第二章	叛徒和密探·····	(12)
第三章	纸条·····	(28)
第四章	我要很勇敢·····	(34)
第五章	独自一人·····	(39)
第六章	彼德·索克·····	(47)
第七章	无人在此·····	(62)
第八章	安妮·····	(72)
第九章	营地·····	(76)
第十章	行进中·····	(91)
第十一章	断轴溪·····	(103)
第十二章	囚徒·····	(119)
第十三章	一就是一·····	(131)
第十四章	英军堡垒·····	(137)

第十五章 你会等吗?	(150)
尾 声	(167)

Acknowledgements

第一章



在 河 畔

菲比·奥考特永远记得她在家乡康涅狄格河畔度过的最后一个快乐的午后，在她漫长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忘记过其中的每一个瞬间。那是 1775 年五月的一天，她是在她特别喜欢的地方度过那个午后的，就在靠佛蒙特州一侧的河畔。

菲比和她的父亲一起住在汉诺威一个荒凉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位于大河畔新罕布什尔州一侧。五年以前，当以利亚撒·惠洛克把他的长老会学院和印第安学校一并迁到汉诺威时，奥考特一家就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高高地堆在牛车上，离开他们在康涅狄格州居住的小城，踏上了向北方的漫长行程。乔纳森·奥考特是来学院教书的。

教师和学生们都曾想过砍几棵巨大的白松来搭建他们的住所，在 1775 年，整个学院仅只有几间简易房子，它们环抱着一片被称为“绿地”的满是树墩的空地。对菲比而言，这就是世界的中心，她热爱这里。她热爱宽敞的、没有粉刷过的宿舍和教室，以及位

于“绿地”一隅的学院的大仓库。她热爱惠洛克博士的房子，大家都管它叫“府邸”。她热爱从火光熊熊的铁匠铺子里传来的铁块互相敲击的叮当声，伊斯雷尔·柯蒂斯在那里制造马掌、门铰链和火箱。她热爱西弗师傅的木匠铺，里面散发出新鲜松木刨花的芬芳。她甚至热爱斯托尔船长的酒馆，虽然她从未去过那里，而且里面爆发出来的笑声和尖叫声有时也让她害怕。她更喜欢那些风风火火冲进她的小屋的年轻人，他们似醉如痴，却不是因为喝了朗姆酒，而是被思想陶醉了。

他们激情洋溢地前来和菲比的父亲讨论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教义。他们有时带着野鸽、山鹑、野兔；有时肩上扛着鹿，准备杀了让菲比在火上烤。菲比安安静静样子很讨他们喜欢，他们叫她的昵称，比如“耗子”，这是她表兄吉迪恩给她取的，或者跟着莫霍克人彼德·索克称她为“小鸟儿”。

菲比呆在前边的房间，身子埋在原木墙壁和硕大的石头火炉之间，满怀景仰地倾听他们的谈话。她很想加入，却又生性害羞。不过，她倒敢于回味他们的讨论，期待女人也可以成为学院的学生并且在此执教。她梦想有一天会嫁给父亲的某一个学生，他也会成为像她父亲一样的教师，生活会一如她记事以来的样子延续下去。

她四岁时，母亲和还在襁褓中的弟弟死于麻疹。关于小弟弟，她什么都记不得了。她只记得母亲的微笑和她温柔低沉的歌声，只是在这片边远蛮荒的林区生活，没有时间去渴望什么或哀悼什么。

从四岁起她就开始照顾父亲和自己了。现在她十三岁了，用她自己从书上学来的以及父亲告诉她的知识，她已经会烧煮取自森林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而且还在小花园里种了土豆、南瓜和洋葱。她会用纤维粗糙的亚麻和质地柔软的羊毛纺成线，然后把它

们织在一起做成麻毛混纺的布料，用这种布料她给父亲做衬衣和长裤，给自己做式样简单的长外套。有时她甚至能够用红色的血根草汁或棕色的漆树汁给布料染色。同样她学会了照顾父亲，每天早晨当他准备穿过“绿地”去见学生时，她帮他打理好一切：他的胳膊底下夹着书，脖子上围着羊毛围巾，大衣口袋里装了一些肉和面包。

菲比经常想到，生活在这个被无边的森林包围起来的小村落里就好比在屋外狂风呼啸时躲在小屋里一般。在荒野中这个村落就是一个避风港。

但这个明媚的五月午后，她并没有想那些事情。她没有理会家务活，也不愿去想父亲新近总是在和学生谈论的战争。一想到她那易冲动的父亲有可能立即奔赴战场，她的胃里就觉得难受。不行，不可以想这事。她把披巾塞进腰带中，双手紧紧按着裙子，飞快地跑下陡峭的汉诺威山，来到斯塔灵师傅停放独木舟的小湾旁。菲比为在铁匠铺帮工的老单身汉斯塔灵师傅缝补衣物，作为交换，她被获准使用他的独木舟。一来她很节俭，不想花两便士让人用绳子拉过渡口；二来她更喜欢使出臂力和滔滔流水一争高低。她熟练地划动双桨，渡过宽阔的黑色河流来到西岸，在那里，一条溪流泻入大河，旁边是一片小小的河狸出没的水草地，如奥考特家的棚屋般大小，五株巨柳保护着这片土地，以免它被树林覆盖。

太阳高高地悬在深蓝色的天空中，空气却是清冷的。一股来自东方的强风使得菲比的旅程变得比较轻松，但却给一群北飞的大雁带来了困难。她靠近岸边时，一对水獭潜入水中，惊动了一只栖息在柳树低枝上的蓝色鸟儿。它愤怒地尖叫着飞走了。

她跳出独木舟，将它拖到草地上石头的旁边。她嗅着五月的

气息：天蓝的紫罗兰和黄色的斑叶兰清新宜人，在草地边缘岩石背阴面最后一片积雪下的北美山枇杷柴是那样香甜芬芳；她听着春天的刺嘴莺发出的“哧哧”的啁鸣。柳树枝头冒出柔美的细小新绿。泥泞的堤岸边，小青蛙在努力高声鸣叫，她呱呱地回应它们，然后快步越过草地走近最大的那棵树。这棵树在地面和它最低的枝条正中间有一个深深的窟窿。这是那只灰色松鼠的家，菲比给松鼠起名康斯坦特——康斯坦特是汉诺威一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的名字。此外，菲比和她的表姐表兄安妮和吉迪恩·罗宾森几年以前就选定了这棵树作为他们联系的信箱。

只要菲比能够溜出来渡河，而又没有时间越过山头去她表兄妹居住的奥兰德村时，她就会在空心树里留一张纸条。纸条上会告诉他们她来过了，告诉他们新消息以及她大约什么时候会再来。他们也会这样做。

安妮比菲比大两岁，她总是喜欢提醒她的表妹注意这一点。她有时言辞刻薄，脾气发作和平息起来就像六月里伴着闪电的暴雨一般。菲比和她在一起并不总觉得自在，但她还是忍不住崇拜安妮激扬的情绪、随意的举止以及吸引他人的手段。吉迪恩比他妹妹大两岁，安妮举止轻佻而他却一本正经。他时时刻刻能在树林里干活的间隙里抽出时间来搜集植物。菲比爱吉迪恩，爱他沉稳的脾气，他那难得一见的微笑，爱他对比利·怀尔德怀有的耐心，这个被村里人称为“傻子”的性情温顺的男孩像仆从一般忠实地跟着吉迪恩，他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菲比和她的表兄妹一直就亲如一家。他们的母亲是姐妹，而他们的父亲则是朋友。罗宾森一家之所以选择把家安在佛蒙特州一侧是因为他们是和来自康涅狄格殖民地的朋友一起来的，而那些朋友住在奥兰德村。菲比的父亲选择新罕布什尔州，因为他接

受了学院的教职。不过两个家庭就好像那两个殖民地一样，只是被一条宽阔湍急的康涅狄格河隔开而已。菲比和安妮以及吉迪恩常找时间在他们喜欢的草地上碰面。这次安妮留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只有几个字：“星期二吃完饭以后见。”此时正是星期二下午吃完饭以后。

菲比刚刚把裙子撩起，将纸条塞进外套里边腰带上的一個口袋里，然后在树下坐下来，安妮就站在她身旁了。

“啊——”她低头冲她的表妹微笑道，“你来了。”

“是的，我来了。我的手织得酸死了，今天早上干活真是快。天气这么好，我决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到这儿来了，可不是因为你的纸条。我刚刚才读到。”

“菲比，”安妮摇头道，“你真是尽心尽职。你有没有想也不想就扔掉手头的活计呢？”

“没有。我怎么做可以这样做？”

“哎，我们俩不一样。”安妮把她的披巾扔到地上一屁股坐了上去。“不一样，”她带着满足的口吻说，“完全不一样。”

她们的确不同——长相不同，性情也不同。安妮不仅比菲比大两岁，而且至少高四英寸。她身材苗条，举止优雅，手脚修长，一头浅褐色的头发——她更喜欢称之为金色——松松地勾勒出白皙的脸庞。湛蓝的眼睛向上挑起，使得她的脸显得很生动。她和村子里的年轻男人随意调笑，并且总是能飞快地对他们的玩笑反唇相讥。所有的年轻男子都认为她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同时她被好多姑娘认为是最爱虚荣的一个。每天早晨她精心打扮，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今天下午她穿了一件玫瑰色的外套，领子上镶了一点蕾丝花边；披巾是黑白相交的格子图案。

相反，菲比有点拘谨，胆子很小。她长得矮墩墩、圆鼓鼓的，

还有一张团团脸；深棕色的头发笔直纤细，从松松的辫子里散开来的发丝总是在脸上飞来飞去。她那棕色的眼睛又大又明亮，鼻子纤巧，嘴巴宽宽的——安妮老跟她说太宽了，当然有时会好心补充道：“不过你的眼睛长得不错，菲比。我看这是你长得最好的部分。”

“对，我没长斗鸡眼，而且两只眼睛都看得见。”安妮头一次这样说话时菲比尖刻地回应道。不过，说真的，她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想自己长什么样或者穿什么样的衣服。她的领子上没有镶蕾丝花边，也没有费心给家常外衣染色，就是洗了许多次的灰白亚麻和羊毛的混纺布。她老早就明白自己不是美人胚子，没必要为此苦恼。

“戈肖姆·莱克昨天晚上给了我一件礼物，”安妮说。她向后靠在树上。菲比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于是她问道：“你不想知道他给了我什么吗？”她的声音里略带一丝恼怒。

“哦，我真想知道。”

“不过是个小玩意罢了，”安妮漫不经心地说，“一个好运饰物，他用他母亲的一把断银匙做了颗心形饰物。”

“哎呀！”菲比接过安妮递给她的小小的做工粗糙的心形饰物。她不知道要是年轻人送她礼物会怎么样，“真太棒了。那么你打算嫁给戈肖姆·莱克了吗？”

“天！不！”安妮从菲比手里拿回心形饰物用两只手来回抛着。“不过，我还是喜欢他送我东西。”她沾沾自喜地笑着说道。菲比忍不住说：“安妮，你怎么能这么没心没肺！你会嫁不出去的！你——”她打住了。她不想成为言辞犀利的安妮的攻击对象，而且她非常明白安妮才不愁找不到丈夫呢！

“我不在乎，”安妮嗤之以鼻地表示，“我不会嫁给村夫的。我

要去波士顿或者纽约，甚至过海去伦敦。我可不愿意一辈子辛辛苦苦在这穷地方苦熬。我要成为高贵的夫人，穿上丝绸礼服和镶着钻石搭扣的小山羊皮舞鞋。老希普利夫人以前在波士顿是高贵的夫人，如果不是她丈夫和他所有的船都在海上沉没了——”

“我知道。我知道希普利夫人所有的事情。”菲比用双手拍拍胸膛。“希普利夫人遭的罪够大的，”她拖长了声音，“残酷的命运带来的无妄之灾。”^①

“老实说，菲比”安妮站起身来，“你用不着拿你父亲那些旧书里的东西教训我。希普利夫人曾经是千金小姐，她没办法，要住在那吓人的破房子里可真够惨的。那个懒虫罗伯特至少该替他妈妈造间像样的房子。”树林的小径上传出动静来，打断了她接下去要说的话。不一会儿，一个高高的棕发男孩冲下山坡，穿过树丛来到草地上。

“就要打仗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宣布，“当然，我知道肯定要打起来的。那些白痴、那些热昏了脑袋的农夫在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顿朝英国士兵开了火，国王肯定不能容忍这种暴行。”

“你知道，没错，你知道，”安妮讥笑道。她把披巾往肩头使劲拢了拢，“可是，吉迪恩，这仗不是国王打起来的——如果真要打仗的话；是那些农夫和他们在波士顿的盟友要开打。我听爸爸说的。”

“这不要紧，小乖乖。”吉迪恩站在草地的中央，双脚叉开，双手放在背后，脑袋由于兴奋而后扬。“国王不会因为他们叫嚣那些造反的废话就让他们独立的。”他说。

①原文为“...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语出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Hunger is the worst of all the many slings and arrows suffered by the poor inhabitants.”（饥饿是穷苦居民遭受的厄运中最难以忍受的。）

他看起来像个牧师，菲比迷迷糊糊地想道。她是那样地爱吉迪恩，所以对他最细小的瑕疵她都深恶痛绝。他站在那里情绪激昂，语气颇为自负。

“再说，”吉迪恩说，“我们的国王一定乐于知道，在他的十四个美洲殖民地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背叛他。我本人是肯定要为他效忠的。”

“哎呀，吉迪恩，”安妮被逗笑了，“你不能那样做。爸爸怎么也不会同意的。你知道他不会。”

“我知道。我知道他憎恨打仗。”吉迪恩把双手插入马裤口袋里。“他会说耶稣要求我们安心受辱。不过，南^①，打仗可不一样。战争是……是……”他开始在这片小草地上来回踱步。强烈的骄傲感消失不见了，他旋转身来面对着姑娘们，“这次战争很重要！”他大喊道，“不能让海勒姆·耶西和伊莱休·皮肯斯那些没用的杂种来控制我们的生活。有些叛徒说要去波士顿和英国士兵打仗。我们得拦住他们！”

“爸爸说——”菲比怯声怯气地说道。

“你爸——爸！”吉迪恩由于激动而显得结巴起来，“你爸支持那些抗英派。他管他们叫爱国者。上个礼拜他还坐在我们的客厅里，一边喝着我们的苹果酒，一边谈论保罗·里维尔^②和塞缪尔·亚当斯^③。那些在波士顿蛊惑人心的政客，当他们是英雄似的！你父亲很快就会冲去和那些波士顿叛乱分子一起打仗的。爱国者！”

① Nan： 安妮的昵称。

② Paul Revere： 里维尔（1735-1818），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银匠，以连夜（1775.4.18）将英军即将入侵消息骑马驰报波士顿居民使军民得以作好迎战准备而闻名。

③ Samuel Adams： 亚当斯（1772-1803），美国政治家，北美英国殖民地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组织群众进行反印花税条例斗争（1765），第一、二届大陆会议代表，《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